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第一六九四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寄送認爲新聞紙類

本日出書二張　銅元六枚

眞左筆遷移告友

劉自滬戰啓釁，辱荷親友垂詢，函電交馳，私心銘感，惟以下居未定，不遑一一奉答，茫茫歉疚，何如也。茲遷往靜安寺路（卡德路口）靜安大樓二樓二二二號，電話三七二一四。照常應診。凡關懷我之親友，頃因遷移已定，務祈將敝館新址列下，是所切盼。取課件之顧客，亦請駕臨，恕不另行通知。眞左筆課館啓

歐亞航空公司啓事

本公司總辦事處暫遷漢口，各界信件請逕寄漢口歐亞航空公司收。至上海站辦事處現改設法租界祁齊路二百一十六號，電話七一三七九號。凡有向本公司接洽者，請逕往該處爲荷。謹啓

各地抵制日貨 日商起恐慌

（塔斯社八月廿九日東京電）據此間日日新聞載：近來中國新加坡馬萊半島及菲列賓等地，羣起抵制日貨，南太平洋各埠中國碼頭工人，並拒絕裝卸日輪貨物，日方輸出商因此大起恐慌云。

退集羅店西北之日軍 被襲分爲兩段

日軍進攻八字橋未逞

（本報特訊）據大美晚報記者今晨由前方觀察所得：退集羅店以北之日軍，目下仍有南旅團之衆，業被華軍分爲兩段。一部被包圍於小瀏河方面，一部被包圍於徐涇江盧家橋一帶。江灣歸路已被華軍截斷，華軍並在日軍登陸之小川沙一帶，由間道開駐重兵，以防日援軍之源源登陸。目下華方在該處之軍事行動，已有絕對把握。

自吳淞以至獅子林沿江各地，經華軍掃蕩殘敵後，連日極爲沉寂。蘊藻浜以南張華浜等處之日軍，昨被華軍逐至江濱後，戰鬥能力，業已創減，惟藉日艦掩護之力，猶未退去。該處華軍正在繼續施以殲之警察大隊，業已奉命協助，另由華方生力軍填防。該處陣線極爲鞏固。預料退處張華浜江濱之日軍，若無援軍繼續登陸，即可迅速解決。

華方軍事當局目下在閘北楊樹浦一帶，完取包圍形式。昨晚十時許，一部份日軍雖曾向江灣八字橋等處施行反攻，但均遭華軍擊退。今晨四時後，該處業已沉寂。華方空軍昨夜又曾三次飛往羅店吳淞楊樹浦外白渡橋一帶，偵察轟炸，日艦高射砲之聲，震破深夜清靜之夢，但華方空軍，均各安然而返。日方空軍連日在浦東肆行大轟炸，閘北南翔嘉定安亭各處，亦均有大批飛往，濫彈掃射，慘殺平民，故上述各處之民衆，日間均已足不出戶，藉避兇燄。

明月當空夜涼如水 本報記者踏上征途

大美晚報記者係於昨日深晚，搭車出發前方，蓋因日間探訪工作，在日機頻施威脅之下，感覺相當不便也。其時租界區內，雖屬市廛殷盛，人口如鯽，但一入中山路，即滿現淒涼落寞之色。其時明月當空，夜涼如水，記者等所搭之車，爲避日機夜襲，故均盡熄燈光，但藉月色，駛向前途，深覺別有風味。先至羅店一綫，調查戰況。得悉華軍連日在該處壯烈之犧牲，實足以對國人而泣鬼神。蓋當日軍進襲羅店之後，當日華方大軍，雖將日方先頭部隊，分別殲滅，但大隊日軍，未久亦即掩至。雖經華軍勇武之抗戰，卒將敵人逐至遠離羅店八里之盛家橋泵源橋等處，隔徐涇江而對峙，雙方數度衝突，均至激烈。

羅店一役華軍奮勇 先挫銳氣繼克强敵

日方海陸軍之助戰，亦殊得力。其後日軍藉運輸艦之助，將所有援軍，盡數開來，全部人數，約達一師團之上，其員額倍於華軍。而一應軍武器，亦均佈置就緒，更藉海空兩路之助，一致向華軍作海陸空三路之總攻。其勢之猛，得未曾有。華軍犧牲之精神，雖屬一貫到底，無如傷亡過重，遂一度後退，羅店陣地得而復失。當時情勢確極危急，所幸華軍應戰士兵，咸知此役意義之重要，故雖處後退不利之形勢，但仍拚死抵禦，以遏日軍之積進，一面報告張總司令請援。張總司令當即嚴令死守，雖彈盡援絕，亦必在三小時內，保持原有陣地，不得後退。士兵奉命後，當即一致嚴陣固守，且與作極猛烈之衝鋒。日軍氣餒，當時爲之稍挫。其後華方大批援軍，準時到達，兵車甫下，即行衝鋒，士氣既旺，所向披靡。不兩小時，遂將進抵羅店之日軍，再度擊退。

前日深夜別從間道 派隊推背遏敵登陸

是役也，華軍傷亡之數，較前爲重，而日方死傷，亦不在少。其後日方亦曾數度反攻，屢進屢退，終不能再進羅店一步。而華方援軍，又復源源而上，前日深晚，華軍且別從間道，掩至日軍後路，阻遏日軍之繼續登岸企圖，同時並將日軍歸路阻斷之外，且復將全部登陸日軍，截分爲二。在小瀏河及徐涇江兩處，被華軍重重包圍。日方目前在該處之形勢，已難有所發揮，惟其堅强之工事，銳利之器械，則亦非旦夕間所能解決。大美晚報記者昨晚進抵該處一帶時，槍砲之聲，有如緊絃急管，而中日兩軍之大砲聲，亦復交相應和，衝破沉寂。

取道崑山途遇傷兵 侃侃談述殺敵經過

華方軍事長官，當今晨二時左右，與劉錦慶部隊通話時，大美晚報記者正在一旁，當蹤前方戰況情形已有絕對把握。記者乃即興辭而退，繼復前往崑山等處，稍加訪問，沿途傷兵殊多，均係在羅店一役中忠勇還戰時所致。若輩雖受重創，然對於殺敵經過，猶能侃侃而道。某一士兵，述其死守羅店時，謂彼之機槍，倖得斃日軍，達百之多，會使日軍不敢再進。此次戰役日軍因有其銳利之器械，故被一度深入，但華軍犧牲血肉之勇，則亦爲日軍所爲驚愕不置者也。

英致日照會送與廣田 提出最低要求三項

道歉懲兇並保證今後不發生同樣事件 如不照辦或將召回駐日使節

（中央社倫敦廿九日哈瓦斯電）關於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被日本飛機轟擊受傷一案，英國政府向日本所提出之照會，頃已由官方予以公布。此間外交界人士，頃加以評論，力謂照會性質，頗爲溫和，英國所提出之三項要求，乃屬最低限度之要求。深信東京政府，必予以滿意答復，並謂英國駐日代辦杜德，於送達此項照會時，必曾要求日本政府迅速提出復文，並必乘機向日本當局再度說明上海公共租界中立化之必要。至於英國所提之三項要求，日本是否拒不接受一層，外交界人士並未加以評論。但據私人方面消息，日本若果出此，英國或將召回駐日使節，亦未可必。英國新任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最近首途前往日本履新，現已行抵加拿大，或當等候政府訓令，再行履新登程云。

（中央社東京廿九日路透電）英國關於英大使許閣森被日機攻擊事之牒文，今日已由英代辦杜德提交日外相廣田。廣田聲稱：對於此事之英日共同調查，刻正在上海進行中。一俟蒐獲知調查結果後，即當與英代辦接洽云。

英使情況更見進步

（中央社）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氏二十六日被日機以機槍掃射，受傷甚重，即入宏恩醫院醫治，迄已五日，傷勢日有起色。據醫院方面今日上午十時公布云：「大使昨晚經過異常良好，而今日之情況更見進步」云。

襲擊非戰鬥員 破壞國際公法

（國民海通社二十九日倫敦電）英政府於昨日向東京提出抗議照會，內稱：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乘私人汽車旅行時，爲日本飛機所襲擊，大使脊骨受傷。英政府必須鄭重抗議，並要求完全賠償，該照會繼稱：此非普通敵對行動引起之意外事件，日本空軍人員必知汽車乃襲擊非戰鬥員也。所懸英國旗幟過小之論據，要難與以承認，蓋汽車旗幟，亦無加以襲擊之理由。乘車者爲外國人，外交家之事實，尚屬次要之事實，爲乘車者爲非戰鬥員也。日本空軍人員顯然不欲襲擊英國大使，然襲擊企圖襲擊非戰鬥員之意向，已足爲破壞國際公法之明證矣。該照會又稱：英大使汽車經過之區域，並非中國軍隊之區域，亦未發生敵對行動。英政府必須借此機會，指示該事件之另一方面，即該事件可以表現無區別之飛機襲擊之後果是也。就目前而言，既未宣佈戰事狀態，雙方亦均未承認戰事狀態之存在，此項事實，益足以明此次行動之無可寬恕，故英政府必須提出下列各項要求：（一）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二）懲處襲擊英國大使之日本空軍人員，（三）日本保證採取必要辦法，阻止同樣事件之發生。

留居青島日僑 月底一律撤退

日人在青種種利益 將照漢口辦法辦理

（中央社青島卅日路透電）日當局決定僑本月底以前將留寓青島之日人一律撤退，故青島中日衝突之可能性業已減少。日人女婦早已出境，日方此種決定業已消除日兵登陸之恐慌，許多華人商店乃復開門營業。日方在青島之種種利益，將照漢口辦法，概交中國當局管理。當日人絕跡於青島時，中國當局將對其利益予以保護，市政府今日已購置堆置於日商貨棧中之米麵一萬零六百包，而改存于交通銀行貨棧中，計其代價六萬元，而其原值則爲二十萬元。

甘乃光茅祖權 抵滬慰勞將士

（本埠訊）中央特派大員甘乃光，茅祖權，於今晨由京抵滬，赴前方慰勞各路抗戰將士。

日兵攻雙塘 被華軍解決

（本報濟南二十九日電）華軍佔領瀏河濱海後，又佔據附近十餘村。日軍一被衝擊，分爲數段。今早一部援救河，但被解決。另一部攻雙塘，並以坦克車六輛攻陣官屯，均經華軍擊退，斃日兵甚衆。

日向中國侵略 實于英國不利

意國名記者意見

（中央社羅馬廿九日哈瓦斯電）義國著名記者蓋達氏，頃在義大利人民報發表一文，略謂日本向中國擴張，實於英國不利。「英國勢力範圍，將有種種困難，不列顛帝國之威望，現已動搖。一旦用兵，即可引起各種危險，此非英國所願聞也。」云。

租界邊界 沉寂無事

（本埠訊）除中國地界外，公共租界各部及周圍邊界，均沉寂無事。中國境內當砲戰劇變之時刻，係今日上午一時零六分，一時念五分，及一時五十九分，均未投擲炸彈。

蘇州河北，一切平靖。今日各捕房報告，蘇州河北各處一切平靖，並無傷亡情事。二十九日下午六時至今日上午六時，並未接到何處遭受轟炸或有人受傷之報告。

出雲艦泊周家嘴浜

今日上午八時，日旗艦出雲號，泊在周家嘴浜北口外之浦江中，八時至九時間所得報告稱：日本巡洋艦「仙台」號，停泊於大阪郵船會社碼頭，九時至十時間所得報告稱，有驅逐艦一艘，砲火猛烈，[illegible]至十時炮火未停。

江灣路八字橋一帶 兩軍昨晚激戰

戰至今晨四時日軍不支敗退 北站附近無日軍蹤跡

（本報特訊）閘北、虹口之綫，經數日來之沉寂，現又漸趨緊張。蓋據虹口區域之日海軍陸戰隊，前因迭遭頓創，處境窘困，其戰鬥能力原已消失殆盡，惟自華軍變換戰略，更新佈署，改攻爲守後，日軍乃乘機增援，企圖再逞。二十八日晚曾向北站華軍作猛烈之反攻，經華軍予以充分補充之後，實力漸見雄厚，當予迎頭痛擊，日軍損失極大。日軍不支，仍向後潰退。日軍經此重創，損失極重，但日方仍不斷增兵，勢必再行反攻。華軍早有準備，奮起應戰，以機關槍密集掃射，華軍砲隊亦參加助戰，猛烈轟擊日軍後方，激戰之烈，得未曾有。直至今晨四時，日軍始不支而退。

（中央社）北四川路之日軍，連日向閘北方面數度反攻，均經華軍擊退。迄今晨，閘北華軍陣綫，依然在華軍手中，絕無日軍蹤跡。

（浦東訊）浦東方面，昨晚極安靜。虹口一帶，日艦雖已增多，但尚無動靜。昨晚十一時至今晨三時，僅聞砲聲，高射砲聲時聞，晚並聞數砲聲云。

英國泰晤士報傳 日本將正式宣戰

（國民海通社倫敦廿九日電）此間今日各報，對于遠東局勢，評述甚詳，尤注意及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受傷之結果，據「泰晤士報星期刊」載稱：日本此時如不能中止戰爭，則將正式宣戰，使發生國際公法上關於戰鬥國與中立者之規定。該報請歐美各國聯合保護在華利益云。

保安隊警察大隊 有壯烈抗戰

蔡勁軍曾親往慰視 張治中亦深致嘉許

張華浜一綫之日軍，昨經華軍逐至該處鐵路綫，而退集江濱時，日軍形勢雖已窮蹙，惟因該處日艦，密集在三十艘以上，時當潮漲，艦身上浮，踞高臨下，掩護陸軍登岸，爲便不少。該處各日艦當華軍進逐時，相距不足五十米，遂以艦上機槍與迫擊炮，紛向華軍猛攻，日軍遂得絡在江濱，負嵎固守。查張華浜一綫戰事，自二十三日晨開始以來，前後已歷一週，最初該綫華軍，因瀏河戰事吃緊，故均紛往應援，駐守該地者，祇爲市警察局之警察大隊一大隊兩中隊，當時日軍，猛擬乘虛而入，但華方警察大隊，雖則實力單薄，但亦即忠勇抵抗，前後浴血奮鬥在三十小時以上，遭日方海陸空三面之夾擊，警察大隊員警，始終不稍挫折，其後援軍趕至，遂即化險爲夷。而忠勇抗戰之警察，業已犧牲一大隊之數。迄至昨日，乃奉當局命令，退滬整印。警察局長蔡勁軍，因即親往慰勞。此外吳淞砲台灣一綫，前數日劇戰時，最初應戰者，均爲上海市之保安隊，亦能忠勇抗戰，予日軍以重創。因此，淞滬總司令張治中將軍，對於上海市警察大隊及保安隊，深致嘉慰，譽爲不可多得云。

蔡勁軍談 長期抗戰

大美晚報記者當今晨由前方歸來時，適晤上海市警察局長蔡勁軍氏。蔡氏昨晚亦曾歷赴閘北江灣吳淞羅店各綫，巡視一週，並曾□謁張治中將軍，當獲詳悉：目下軍事重心，已在羅店以北，但依目前情形，已不足慮。蓋該處日軍，已在大包圍中，日歸路既絕，銳氣亦挫，當不致再有作爲。吳淞至獅子林一綫，已無日軍蹤跡，張華浜方面，尚有少數日軍，即可解決。在該處一帶最初抗戰之警察大隊，此次千五百人中犧牲約達其半，情形雖極慘烈，但彼是皆慰滬人，蔡氏並述此次淞上戰事，政府已決定長期抗爭，惟後方民衆，務須鎮定，弗稍疏忽云。

日機到處轟炸 將起熱烈反響

英美將因而援助中國 法巴黎迴聲報之評論

（中央社巴黎二十九日哈瓦斯電）「巴黎迴聲報」頃載一文，論遠東戰爭中空軍地位之重要。謂日本飛機迭次轟炸中國大城市，其結果足以引起英美方面之熱烈反響，因而就空軍方面，以物質的援助給與中國，日後中國或竟以飛機轟炸日本諸島，亦未可知。蓋日本橫濱長崎等城市，築樂多係木製，若火即易焚燬，一旦實施轟炸，其損害勢必甚鉅也。

浦中日艦 忽多忽少

（中央社）停泊浦中之日艦，[illegible]

馬凱交通公司 國外電報暢通

（本埠訊）滬戰發生後，[illegible]

夜談

中蘇不侵犯條約 與太平洋集體安全

煦

期望五年之久的中蘇不侵犯條約，已於昨日在南京莫斯科正式公佈。這一條約的成立，一方面可說是非常時期中，中蘇關係及世界和平均有增進之明徵。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推行的起點。

日本根據大陸政策，欲實行廣田滅華三原則，曾多次用強暗誘地逼中國與她訂立共同防共協定。日本侵略華北之另一目的，乃在對付蘇聯。如今，中蘇簽訂這一條約，不但使兩國間的和平，多了一層保障，而且簡接更給破壞和平的侵略國—日本，以一個有力的打擊。同時尤加强了世界和平集團的力量。

雖然，這個條約的內容，還是消極的性質—即約定雙方不得對侵略國予以任何援助，或有不利於被侵略國的舉動。——而不是積極的互助協定，但其影響所及，必能使英美法荷諸國，確信欲達到遠東真正和平，唯有早日實現太平洋集體安全計劃，以安定東亞大局，共謀人類福祉。

請國際無線電報用戶注意

凡經馬凱公司電路 "VIA MACKAY" 及交通公司 "VIA RCA" 發往國外無線電報仍照常收發收報處在仁記路沙遜大厦或愛多亞路十五號

馬凱無綫電報公司
美國無綫電交通公司
全啓

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社址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電話　編輯部　八〇一〇四
營業部　八〇一〇五
電報掛號　八四〇八
發行人　C. V. Starr（史帶）

夜談　釋抗戰

章·

日本少壯軍人，爲實求逞到其侵略之目的，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勞師遠征，實行對中國之侵略戰爭。中國爲自衛計，已展開全面抗戰之局面，予打擊者以打擊。記者在前幾天曾在本報寫過一篇文章，題名叫「長期戰爭日本必敗」，列舉四點理由，以爲左證，現覺意猶未盡，爲申論之。

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一個少壯帝國主義者對老大的弱小民族的戰爭；但中國現已遠非「一·二八」「九·一八」時可比，更非數十年前可比，故對日本之侵略，毅然起而搏抗，予以痛擊。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是搏抗侵略者，故中國對日本之戰爭，一般稱之曰抗戰，意即是搏抗的戰爭。

侵略者的氣燄是驕橫的，而被侵略者的情緒則是悲哀憤怒的。孫子有云：「兩軍相見，哀者勝矣。」意思便是說，在作戰的場合，凡是被侵略者的一方面，其情緒一定是悲哀憤怒的，惟其如此，才有犧牲決心，才能勇敢殺敵，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現在中日戰爭的形勢便是如此，我們只要看南北兩線的將軍的勇敢作戰，使日軍一籌莫展，便可知道。左傳有云：「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這一句話是值得日本少壯軍人玩味的，如果不能懸崖勒馬，收斂他的侵略者的火燄，則終有一天會使日本帝國主義自己整個毀滅的。

狂瀾

耿德

一個早秋的午後，大陽是這樣溫煖地，明淨地照耀着，地面上發着金色的閃光。白雲一朵朵浮過，地面以及天上，都是這樣清靜的。太太們，小姐們在打着呵欠，懶懶地躺着。

這不是聊天的日子，這眞是所謂春秋佳日的佳日。在往昔，像這樣的日子，至少得到跑馬場去溜個圈子。但是這可不是時候，誰的身上好像有塊重石頭壓着。然而又誰也說不出來，他們是給什麼一個重担壓抑着！

更使女人們害怕的是老爺的那一付臉色！那一付陰沉沉的，冰冷的眉目，和天氣是最不融和了。在多雨的黃梅時節，或則連陰的嚴冬，到還耐得過去，可是偏偏在這樣一個晴朗的早秋！太不調和了！太使人難堪了！

在這些日子裏，誰都不愛說話，到處是咳聲喉氣的。僕人整天給太太小姐們出氣，因之他們都嚇得兢兢業業地，板着面孔，格外顯得笨拙了。因爲笨拙，挨罵的機會就越多，空氣也就因而更沉悶，更嚴肅。

女人們成天喚着：

——沉悶啊，沉悶啊！

眞夠受了，要到什麼時候才了結呢！

老爺們卻在担心着別的事情：

——眞的會打仗麼？不會吧？可是，假使眞的話……可是，不會吧……

清晨，天上剛發亮，鼎沸的人聲吵醒了甜睡的老爺太太們。

工人們在開會，而且開着老爺們的住宅區來了。——恐慌立刻包圍了整個住區，太太小姐們發着尖叫，從床上跳起來：

——關門，關門！所有的門統統關起來，窗戶也關起來。……這麼許多髒東西，小心傳染病！

一陣子紛亂，給了太太小姐們多日來少有的興奮，使她們少打了幾個呵欠，少想些不關懷的事。工人們並不是可怕的魔王，上工的汽笛呼喚了起來後，工人們立刻散了。

老爺們比較得鎮靜，他們正盤算着別的重要的事情：

——眞的會打仗嗎？不會吧？

——假使眞的會打仗的話，還是不可不預防的。最好是到外國去……其次是到上海，到租界上！再不……

早晨的報紙打斷了他的思路。報紙抓到手裏，沒有像往常一樣閒適了，他沒有像先前一樣先點起雪茄烟，也不像往常一樣先翻閱商情報告。他一來就打開了第一版。

中日戰爭具體化

華北華中均有激戰

大砲—機關槍—飛機—兵艦—大刀—肉搏—健兒的怒吼—血肉的橫飛……

——啊，打了，打了！眞的打了！

太太小姐們奔了過來，都被大字的標題怔住了。這完全是出乎她們意料的，然而她們卻正爲她們自己慶幸着，慶幸着她們還不曾捲入漩渦。

大家捲入了興奮的狂瀾。他們不再打呵欠了，不再覺着無聊了，他們忘記了到跑馬場去兜圈子，他們忘掉了這是春秋佳日。雖則太陽照樣和暖地照耀着，天空是這樣的清靜。

吃過早點以後，把無線電的收音機開起來。他們收聽的不再是京調小曲大鼓詞兒，而是中央電台的新聞報道。

到處是敵人—到處是漢奸……

平津做了敵人的根據地—南口在大戰—張北在大拚—平漢線在對峙中—津浦線在進攻……

上海在激戰中—長江黃浦江泊滿了敵人的兵艦—飛機到處轟炸—轟炸上海—轟炸南京—轟炸南昌—轟炸杭州……

中國的海口全在敵人軍艦的威脅中—威海衛—青島—乍浦—廈門—汕頭—廣州……

上海在大火中—閘北—虹口—浦東—南市……

—學校給轟燬了—南開大學—滬江大學……

—救援被拘捕—被慘殺—學生失蹤……

太太們忍不住了，梅聲叫了起來：

——啊呀！兒子呢？那麼兒子呢？……學校轟燬了，學生失蹤了……

太太們的痛心擊破了老爺們盤算着的另一方面的圖心，因爲他們開始就注意着到處的轟炸，到處的大火，—分廠燒掉了—外埠的資源斷絕了……

當然還有兒女—以及全部各海口在敵人軍艦的威脅下。此間—青島—的情勢，比着報紙的報道和無綫電所發的新聞還要緊張得多！

逃向那裏去！到外國去嗎？財產早已在敵人的砲火下成了灰燼！到上海去？上海的租界也有炸彈和流彈在光顧！

中國還有能夠鎮靜的人嗎？中國還有安靜的樂土嗎？

午後，廠長張三先生照例到廠裏的總經理室去處理公務。辦公室裏鎮靜地在辦着公，可是每個人表現着與往常不同的恐怖狀態。

祕書送過一堆文件來。

張先生把文件壓着，突然詢問到別的事去了：

——今天工人開過會是麼？

——是的，是的……不過……

——不要吞吞吐吐的，是什麼會？

——聽說是援助抗戰！可是……

——什麼？快說！

——我們早就把他們壓服了！

——什麼？壓服！壓制援助抗戰！你眞是傷心病狂哩！

——但是，張先生，你是不贊成戰爭的！

——誰？誰反對抗戰！誰能反對抗戰！你不要侮辱我！

——那麼……

——滾開吧！讓我自己去告訴工友們去。無論那一個人，祇有抗戰才有生路，到處都一樣，個個人都一樣！我們都同樣地身受着敵人的迫害！誰能夠反對戰爭加以壓迫！你不要侮辱我，更不要侮辱了你自己！

一九三七·八·廿八。

寫在砲聲裏

曾迭

抗戰以後

當中國政府還是抱着萬分的忍耐，受着不少的屈辱，和日本高談着「和平」的時期，我們所看到的日本，是氣炎勳天，着着進逼，正有長驅直入，漫無止境之概。

但是，自從中國發動了舉國一致的全民抗戰以後，我們所感覺到的日本，只是節節的敗退，形勢的日非，即是他們國家基礎的總崩潰的危險，亦未必是絕對可以安然避免的事吧。

於此，我們可以證明「予打擊者以打擊」，實在是最好的「和平」的註腳了。這並不是「自傲」，我覺得只要不是「輕敵」，也不是一個人，是人人所集合起來的民族，除非是天生着奴隸的性格的，這一點「自信」，是應該具有的。

錢與力

「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是對日抗戰中的一句最動人的口號。我希望這十個大字，能夠激發起每一個人的良心來。

然而，請容許我再加上一些申述。我以爲「錢」雖然是有牠的潛在的「力」的本身，不過，終於不就是力的本身；所以，無錢而有力者果然只能夠出力，而有錢而兼有力者，豈但只出一些錢，便算完成他的國民的天職了嗎？

我們固然希望有錢者的出錢，而也希望有錢而有力者的更能夠出他的力，因爲，許多的出力者，是還在拚着命的。

兩重圈外

我將毫不忌諱地說出來，社會裏確然有一部份的人，還是在「徬徨」着，在莫名其妙地徬徨着。

他們既不是從戰區逃亡出來直接遭受了無家可歸的絕大犧牲的「難民」，也不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參加着抗戰工作的人員，他們是置身在這「兩重圈外」，而反而因此而徬徨着。

他們只覺得中國雖大，卻已沒有地方可以安身立命了。

「你看，到什麼地方去最沒有危險？」如有人這樣的問我，我只有率直地這樣答覆他：「參加你所能做得的抗敵工作的地方，是你的最平安的地方，你立刻就去！」

瘋狂後的鎮靜

我不相信一個中國人在聽見中國軍隊的第一顆子彈飛向敵人的陣地的聲響而不會瘋狂起來的，這是必然的情感的衝動，我們要記着，富有情感的人類，是可貴的。

然而，我們的真正的力量的表現，卻不是在一時的衝動的瘋狂上，而是在鎮靜的苦幹上。軍士的流着的膿戰，人民的嚴肅的生活，都是造成勝利的效果。

全面抗戰的號聲已響動了，我們在救忙之餘，應該開始忍耐着一切的苦痛去替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工作了。

國家所需要我們的不是拍手捧場，而是我們的勇敢的犧牲。

戰爭不是刺激

慣常於從娛樂，嗜好中去尋求刺激來調劑無聊的生活的都市的人們，你們不要誤解這含有重大的意義的對日抗戰，也是你們的「刺激品」的一種。

你們坐在沙發上聽無線電所發出的報告，讀號外，以及無知地傳佈和造製謠言，想從「推背圖」上去預測戰爭的結果，希望有一支「神兵」把敵人的兵艦，飛機，大砲全部摧毀……。你快快不要再做這種白日夢吧。

戰爭，這偉大的抗日的戰爭，不是你所愛看的「球賽」「希臘劇」，你要知道，在這非常時期裏，你自己已是一個被攻擊的細胞，也是一個攻擊人的細胞。

你應當施展你的全力去攻擊敵人，同時是保衛你自己。你現在已不再是一個最高座價的位子上的悠閒的看客了。

看看或聽聽戰事新聞不是你的娛樂，也不是你的嗜好，戰爭不是爲你需要刺激的發動的。牠不是你的咖啡，煙捲，醇酒和女人。

陶順記被誣資敵

滬西海防路陶順記板箱廠，前被人誣爲資敵投擲炸彈一事，事出誤會，而該廠主人陶金榮君爲表明信譽起見，特委萬律師，施卓人二律師，在民中新三報登載啓事，如有調查資敵證據，得賞法幣五百元。

應該慰勞誰

鄭傑超

自淞滬戰起，我看見聽見不少忠勇的事蹟，在中滙銀行我親自看見一位老嫗持紙幣二元，捐助前線將士；我又聽說美商電話公司全體華員捐薪認購救國公債；我又聽說雖昶德僑募集一萬七千五百十元，以救濟我國難民。

今天字林西報又告訴我一件最奮興的消息，就是華人資本，外商註冊，朱濤泉君主持的大光明戲院，將中國人投資買來的該院放映機兩架搬至跑馬廳，逢星期二四六開演電影以慰勞萬國商團。對於這種忠勇行逕？——不顧前線浴血苦戰的將士，後方呻吟病榻的傷兵，與流離飢渴的同胞難民，而先去慰勞萬國商團，——我認爲大光明戲院各股東尤其是朱濤泉君，認錯目標！

我很誠懇的請求大光明的股東與朱濤泉君認清這一點，前線浴血苦戰的將士，是替你我去捍衛國家而戰的，後方的受傷壯士是替你我捍衛國家而受傷的，流離失散的難民是你我的同胞，你我若是有點點的力量，先貢獻給你我捍衛國家的將士，與救濟我們的同胞。跑馬廳的萬國商團，若需要慰勞，那我要請求你們承認前線與後方的將士更需要你們的慰勞。

在羅店

——讀張發奎將軍談話後寫——

黃峯

歡迎！「友邦」的弟兄！
歡迎！「友邦」的海陸空三軍！
在隆隆的礮聲和炸彈聲中，
掩護了貴國的軍人偷渡我羅店，吳淞。
×
你們是五六萬的大羣，
我們是幾百個弟兄，
我們要以自愧不如你們精良的武器，
要以少數來跟你們多數在這里相逢！
×
我們的將軍向着我們鼓勇，
我們決不怕貴國的三師團之衆。
你們的蒞臨正合我們的需要：
貴國的兵多來幾個，好給我們殺！好給我們衝！
×
殺！殺！殺！衝！衝！衝！
衝入貴國的軍伍之中！
只要保持我們精神的長城，
管它傷痕斑斕，血濺肉腫！
×
「友邦」的軍緣隆重，
用了機關槍向我們猛攻，
密密的子彈掃射過來，
要我們痛飲而長眠。
×
我想起了我們的一個弟兄，
曾被你們的三排子彈一下子擊中，
他一連痛飲了三十九彈，
仍然提着他的槍桿不肯放鬆！
×
他倒在了地上，仍然爬起，
英悍地向你們喘餘，
直搗你們的陣地，
才算把一口氣透鬆！
×
我因此又想到了希臘的神話：
曾經有一個叫做普洛米修斯的英雄，
他爲了盜取天上的聖火，
被苦囚在高加索的山峯。
×
殘惡的鷹鷲每天來啄他的肝臟，心胸，
啄空了的地方儘有新的血肉來補充；
新的血肉不斷地生長，
新的苦痛也就無盡無窮！
×
後來，終於有一日臨到，
巨人赫克里斯前來救拔他的苦痛，
腐朽化爲了神奇，
自由也長成翅膀，升騰高空！
×
今天的相逢，明天的歡送，
你們要好生自珍自重！
不然，把你們趕出吳淞，
再不然，就得把你們驅入黃浦和長江的波濤當中！
（「肉彈勇士頌」之二，八月二十七日午）

白濁白帶　贈送試服

洋房分租　電話八一〇五七

馬文英　小兒驚瘋

西式公寓招租

安全區市房內裝修出讓

安全區住宅內裝修出讓

國光乾電池廠　緊要宣言　認眞！大減價！決抱大犧牲之精神，在最後關頭！恭獻後方的必需品！兩兒點準備？　電話九〇二四五

楊阿多　電話九〇二四五

大生堂　虹口廣東藥號　茹十眉　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唐景韓　下午十二時至二時　羅澤民　楊樸民　隨到隨診

喉科　馬逢伯　長孫　伯孫　啓事　（電話九五七一五）

精益車行　啓事

厚豐腿行　南京路石路口　電話九三〇八五　照常營業　並不漲價　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痧痘兒科　殷受田　子　震一醫士　啓事　本診所暫移法租界霞飛路呂班路口徐重道國藥號第九分號照常應診　門診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出診下午二時後　（電話八三三三六號）

瑞林鑒　余等因生活費無着，留在汝處四件及一多數之長帶內物，係他人寄存余處者，前途待用甚急，見報後在二天內速即送回，否則寄存人不肯罷休，即當進行追究，依法嚴辦，望勿後悔，至於另一少數之帶，余准放棄可也。知白

傷外科　石蘊華　醫士

痧痘兒科　徐耀章　啓事　徐少甫醫室號房通告

丁濟萬門人　程國樹　施診給藥

喉科醫師　林春山　子兆蘭　啓事

夏應堂　子理彬　臨時診所

老三益堂　猴棗散

江灣七代女科　蔡幼笙醫寓

痧痘兒科　徐麗洲　啓事

虹口　徐洽廷醫士

周濟仁　醫士

廣東醫院　醫生合組診所　啓事

黃旭東　國醫　寓靜安寺路四百九十九號北京地毯公司貳樓　候診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電話三七八一（轉）

蓬路　陸基康醫院　遷移

廣肇醫院　女醫生　林潔超　靜安寺路七四九號（同孚路口）右邊靜安大樓應診

江灣　朱子雲　仲　醫士　臨時診所啓事　本醫生現寓南成都路大沽路口徐重道第六分號內應診，定於八月念五號起，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止　電話三四〇〇八

郭柏良醫士

陳玉銘　子同　小銘　醫士診所

外科　丁鎮伯診所

眼科專治　醫學博士　秦錫祺

德成茶號　啓事

粵僑創立　保生產科醫院　啓事